



引用格式:冯宸.从价值学说看实体经济的虚拟化[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70-74.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70-05

# 从价值学说看实体经济的虚拟化

## The virtualiz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theory

冯宸

FENG Chen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8

**摘要:**虚拟财富不同于过去我们对于一般财富的定义,又与通常我们所说的数字化的财产、非实体化的财产形式如网络游戏空间中存在的财物不同,它是指股票、债券、票据、金融衍生品等各种在金融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使用、占有的权利并不是所有权即财产性权益的核心,真正构成财产性权益核心的是自由(任意)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一切财产权利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交易的可实现性。如果说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那么虚拟财产就是可增值性与价值的统一体。实体经济虚拟化在当下无疑会给衰弱的实体经济注入活力,然而虚拟经济的高涨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资本流出,同时使得整个经济被资产价格高度绑架。

**关键词:**

财产性权益;  
交易的可实现性;  
可增值性;  
虚拟经济

收稿日期:2016-12-20

作者简介:冯宸(1988—),男,安徽省庐江县人,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价值是经济学的基础范畴,对于价值的争论往往决定了经济学说体系的走向。目前学界对于价值的研究多是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效应价值论的对立,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结构涉及较少。本文拟从财产的法律定义入手,将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置于一个对立统一的框架体系之中,从价值学说审视实体经济的虚拟化,以期有助于规避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负效应,推动我国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一、财产性权益的本质

财富分为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实体财富通常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实体,如粮食、家具、煤炭等,它们能满足人们的一定需要。虚拟财富不同于过去我们对于一般财富的定义,又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数字化的财产、非物化的财产形式如网络游戏空间中存在的财物不同,它是指构成虚拟经济主要内容的股票、债券、票据、金融衍生品等各种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sup>[1]</sup>。究竟如何定义财产性权益?我们可以借助于法律上对于财产的定义来理解和界定。通常,法律上给予物权保护的,我们都视之为财产。因为物权上的保护不同于债权上的保护,它是绝对、更为有力的保护,同时它是只具有权利而不需负担义务的。而对于我们未能视之为财产的合同等,法律上的保护要弱得多。实际上,财富的定义是与财产法内容的扩充密切相关的,英国普通法尤其典型。不同于成文法国家,英国的财产法律不是由议员来制定的,而是由律师和法官基于一个个判例而逐渐形成文字的。

法律上对于财产性权益的内容有如下规定:一是占有的权利,例如别人拿了你的东西,你就有权利要求他返还;二是使用的权利,例如一块土地,你可以耕种获取收益;三是转让的权

利,即你可以把财产卖给任何人;四是担保的权利,即你可以把财产抵押给别人以获取贷款。如果拥有这四项权利,我们通常就可以认定其为财产或财富了。那么这四项权利中哪项权利最为根本呢?为此需要追溯所有权的起源。人类社会早期是不存在土地所有权概念的。古代的国王把一块土地封给了贵族,并不意味着贵族就获得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获得了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农奴的管理权。对于其封地上的农奴,领主也是互负权利和义务的。在西欧封建主义的框架下,地主和附庸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都有约定的自由,也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sup>[2]</sup>例如,领主要负责农奴的安全、遵守土地使用上约定俗成的习惯(如公共领地自由放牧)、不得任意退佃等。正因为如此,与罗马法复兴所带来的所有权运动相对应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其实质就是把之前领主时代的管理权绝对化为自己的所有权,其具体表现就是禁止佃农在公共领地放牧即圈地。由此可见,使用、占有的权利并不是所有权即财产性权益的核心,它们在所有权诞生之前就广泛存在了。真正构成所有权即财产性权益核心的是自由(任意)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

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反面得到证明,具体案例就是英国长期国债的诞生。在长期国债诞生之前,债务是要还的,债权人的目的是要收到本金和利息。但是,英国长期国债改变了这一原则,持有长期国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吃利息,原因是基于国债的物权化。而国债物权化的实现不仅在于英国政府的良好信用,还在于国债市场的出现使得人们持有的国债只要愿意便可以换成现金。在某种意义上,英国长期国债变成了英国政府的股票。由此可见,能否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最关键的便是转让)是财产性权益的核心。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卖出去即有转让它的市场,便可以称之为财产。

以此作为衡量标准,诸多虚拟财富诞生的路径便变得清晰多了。

虚拟财富的核心便是债务的物权化和再物权化,其主要代表形式便是证券。任何一笔债务只要进行评级打包上市,它便神奇地变成了某种财富。而债务并不仅限于双方间的借款,而是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的甚至近似于赌博。但是只要标准化为某种证券,只要存在交易此种证券的市场,就会诞生出多种多样的虚拟财产。

其实,如果回溯到人类更早期的历史,我们同样会发现交易的可实现性不仅是虚拟财产诞生的必要条件,同样也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实体财产诞生的必要条件。在原始社会,牧民对于实物、土地的私有观念并不是很强,甚至并不存在偷盗的概念。偷盗的概念是私有制诞生后才有的,初期由于人们没有自我概念,因此也无偷盗的意识。促使私有制诞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物质能够交换,而在其诞生前,物质对于人们的作用无非是使用而已,并不存在你的、我的之分。由此可见,交易的可实现性是一切财产权利得以实现的关键。

## 二、虚拟财产的使用价值和可增值性

按照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人们参与交易或交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使用价值,例如我们买桃子就是为了吃它。如果以此观点来衡量虚拟财产的话,就会存在很大的矛盾:因为虚拟财产对于人们来说,不具备物质层面的可使用性。如果仅仅认为虚拟财产可以卖掉换成货币,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持有货币呢?对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无法解释的,这就暴露了它的局限性。

人们通常将商品定义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那么对于虚拟财产应该怎么界定?人

们持有虚拟财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其背后的实体财产,这与传统财产观根本不同。虚拟财产的唯一作用在于人们认为它们将来可以通过倒卖而增值。也就是说,按照传统定义,虚拟财产就是可增值性与价值的统一体。人们购买虚拟财产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增值。以股票为例,当股民认为股票会上涨即增值的时候,就会购买,从而推动股票价格的上涨;如果股民预估股票会跌的话,就会抛售,股票的价格就会随之下降。但是下降并不是无限的,总有一些股民会抄底即认为可能还会涨;如果股民都认定了这只股票只会永远跌下去的,那么这只股票就会被退市,从而失去作为财产资格。

我们可以借此分析一下亚当·斯密的价值悖论<sup>[3]</sup>:价值有时候会由劳动决定,有时会由供求决定,即价值徘徊在客观价值论与主观价值论之间。我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进行探讨。一是就实体的物质生产而言,人们购买这些物品是冲着其使用价值的,如工厂生产的帽子,其价值是由所付出的劳动量决定的;二是就虚拟财产而言,人们持有它们的目的,究其根本是为了增值。例如,人们购买的国债,作为纸质的债券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没有物质层面的使用价值,人们拥有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来增值套现。在增值的判断上,人们对于经济形势、产业发展、供求关系的主观判断是起主要作用的,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市场预估。典型的例子是财经媒体的一条爆料可能扰乱市场,使相关虚拟财产(比如股票)升值或贬值。

故此,我们从亚当·斯密的价值悖论中可以发现两套完全迥异的逻辑体系交叉叠加的框架:一套是生产体系,即客观价值论的体系,其主要目的是生产有用的物品;一套是资本体系,即主观价值论的体系,其目的是为了增值。从亚当·斯密的著作可以看出,他是偏重于生产体系而反对资本体系的,故此他在其论著中,试

图统一资本体系和生产体系,所以其价值论出现了悖论。而对于后世的学者而言,究竟是偏重于生产体系还是资本体系,就取决于客观价值论与主观价值论之间的斗争。总体而言,资本体系即主观价值论占据上风。这从现实中不同企业经营模式对体系偏重的不同中可见一斑。当代企业经营模式大体可分为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偏重制造业,其管理层大多由本公司诞生,其经营目标倾向于长期发展和产品经营;而英美模式相对偏重金融运作,其管理层都是高薪聘请来的,其价值定位为资产增值,经营手段相对短期,热衷于并购、重组等,以达到迅速增值的目的。从财产持有方式来看,日德模式倾向精于某一行业,如丰田、三菱,为此他们与银行相互持股;而英美模式则倾向于不停地更换经营对象,只要达到了利润目的即可脱手,如哈默,其经营范围涵盖了制药、外贸、石油、养牛等行业。可见,虚拟财产本质上是资本体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充分、完整地体现了资本的发展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就是金融家的世界、投行的世界,即虚拟财产高度膨胀的世界,这正是近年来金融危机往往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

### 三、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资本作用解析

讨论实体经济虚拟化的前景,必须研究的是生产体系和资本体系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只有这样,才能弄明白在当下虚拟经济作为资本体系的代表,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

历史地看,生产体系和资本体系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并列的。这是由于传统的实业生产的利润率并不足以吸引借贷行业介入,借贷行业的对象大多是远洋贸易和大富豪这样的大客户。这里的传统实业生产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它们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自己。而真正促

使资本体系和生产体系结合的动因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它大大提高了实业生产的利润,进而为借贷行业进入生产领域打开了大门。

工业革命之所以能提高实业生产的利润,并不在于其生产工艺的改进或是产品的创新,因为这些只能从量上而不能从质上改变经济结构,而在于能源革命即煤炭、石油的引入<sup>[4]</sup>,改变了人类长达几千年使用生物能的时代,尤其化学能的介入更使利润空间大大拓展。惟其如此,在早期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将煤炭比喻为“黑金子”。

中国长达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为什么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是因为我们早期金融体系虽有晋商票号,早期手工业虽有江南的纺织业,但没有煤炭。重化工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于机械大工业虽然显得技术含量较低,但全面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这个降低无论是对其他行业的发展、规模效应的形成,还是对科技创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理,当今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中,问题也是出在社会生产成本普遍高涨这一问题上。所以,资本的介入是与工业化同步的。也就是说,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生产成本下降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承受通过借贷来发展生产的压力。工业革命带来的另一大变化,是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及其预估。在传统农业社会,受限于生物能的便捷,经济起伏的周期很大,人们很难形成稳定增长的预估。稳定增长的预估是信用扩充、利息下降的前提,这使工业革命从成本下降和信用扩充两个方面促成了生产体系与资本体系的结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资本体系的介入对于生产体系的改造和提升也是巨大的。一方面,资本体系对于资本的迅速动员力使得原本潜藏的生产力完全被动员起来。相对于其他动员体系,资本的动员是最为灵活、最为节省的办法,

因为它的载体只是货币,最多只有黄金运输的费用。另一方面,资本体系促进了经济核算原则在生产体系中的确立。资本体系与生产体系的结合绝不是投资者与使用者的简单合作,而是要将资本体系的灵魂深深地嵌入生产体系之中。这个灵魂便是利润至上原则,反映在生产中便是经济核算。如果回顾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会发现很多对于生产田园诗歌般的描述,尽管有失实之处,但是对比象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电影《摩登时代》,其差别是很明显的。对于利润的渴求,使得资本体系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永动机”——不停地鞭策生产的改造。

所以,生产体系与资本体系的结合点(中介)是利润率。资本体系有个基准利率,只有高于这个标准的企业才能生存,若低于此便只有破产。另外,资本体系的基准利率是不断调整的。工业革命的作用恰恰就在于让整个社会的利润率高于当时资本体系的基准利率。不过,对于资本体系而言,除工业革命引发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利息率的下降外,基准利率是倾向于上升的。同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sup>[5]</sup>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体系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那么,一旦生产体系的利润率又重新低于资本体系的基准利率,生产体系与资本体系的分离会不会再度出现呢?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阻止生产体系利润率下降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根本的还是由于使用了廉价的能源。所以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伴随着煤炭、石油的使用,本质上是能源的两次革命。

总之,虚拟经济的发展需要从两个角度来

看:一方面,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滑自然会使大量资本停留在实体经济之外,转而投向证券等虚拟经济;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滑与资本基准利率的提高,会使整个经济体系面临着生产体系与资本体系再度分离的风险,这种代价无疑是巨大且不能承受的,在科技革命迟迟未到的情况下,只有采取扩大信用的办法即俗称的“放水”来化解。此种“放水”并不是通过扩大借贷来实现,而是通过实体经济虚拟化的办法,即在一个企业中提高虚拟产业的比例,利用虚拟经济的利润来弥补实体经济的利润。

实体经济虚拟化在当下无疑会给衰弱的实体经济注入活力,然而虚拟经济的高涨会带来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同时会吸引实体经济的资本流出;二是实体经济虚拟化使得整个经济高度被资产价格所绑架,从而使资产价格的下降成为全社会不可承受的代价,进而成为经济深层改革的阻力。

#### 参考文献:

- [1] 张仁德,王昭凤. 虚拟财富与真实财富——与刘骏民教授商榷[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02):99.
- [2] 沈汉. 英格兰中世纪的土地保有权和各种身份的土地持有者[J]. 贵州社会科学, 2010(10): 117.
- [3]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 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25.
- [4] 罗伯特·艾伦. 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探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121.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237.